

四書經註集證

論語卷之六

朱熹集註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

詩采薇箋西伯將遣戍役先與之期以采薇之時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文選孔融書今之少年喜謗前輩後漢書蔡邕傳前至得拜後輩被遺

野人謂郊外之民

爾雅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

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

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
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
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
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
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
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
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
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知
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非兕非虎率彼曠野吾
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邨人之不吾信也

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君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穡良工能巧而不能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容今爾不修爾德而求爲容賜爾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告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家語困誓篇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弦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禮爲無驕也小人好禮爲無懾也其誰之子不知我而從我者乎子路悅援箠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子貢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其弗忘矣子曰善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弗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史記陳世家陳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爲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於媯汭其後因爲氏姓姓媯氏舜崩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爲封國夏后氏時或失或續至周武王時裔孫閔父爲周陶正能利器用王以元女太姬下嫁其子滿而封諸

陳使奉虞帝祀其地今陳縣是也漢書地理志陳本太昊之墟戰國屬韓今淮陽之地按分河南省陳州府漢名陳縣後周名陳州隋名宛丘其境有落桑古蹟廣輿記云孔子經糧於此史記蔡世家蔡姬姓始文王第五子曰叔度武王克殷封於蔡後蔡叔與管叔挾紂子武庚以作亂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叔度死其子曰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為魯卿士魯人治於是則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為蔡仲其地蔡州上蔡縣是也水經汝水東南過汝南上蔡縣西鄴注周武王克殷封其弟叔度于蔡世本云上蔡也九江有下蔡故稱上

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

學子游子夏

釋名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語敘也敘已所欲說述也說文直言曰言論議曰語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

漢書儒林傳顏注孔子目弟子顏回以下為四科

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

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
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舊唐書禮儀志西京國子監夫子南向而坐十哲等東西列侍開元二十七年八月制曰門人三千見稱十哲包夫衆美實越等夷暢元聖之風規發人倫之耳目垂宜褒贈以寵賢明顏子淵贈充公閔子騫贈費侯冉伯牛鄆侯冉仲弓薛侯冉子有徐侯仲子路衛侯宰子我齊侯端木子貢黎侯言子游吳侯卜子夏魏侯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說音悅

助我若子夏之起子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

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

贊顏子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聞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妻並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

見中

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

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

家語弟子行篇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

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

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

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

矣今也則亡

好去聲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

家語弟子解顏繇顏回父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顏氏家譜顏孔子母族顏路為魯卿士娶齊姜氏生子回

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百虎通所以有棺椁何掩藏形惡也不欲令孝子見其毀壞也棺之為言貌所以藏尸令貌全也椁之為言廓所以開廓

闕土無令迫棺也禮檀弓有虞氏瓦棺夏后氏璽周殷人棺
梓周人牆置窆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璽
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
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

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開音堅宮氏二十歲生伯魚魚
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因名曰鯉而字伯魚又孔子
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性學乎其
容貌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揮也其先祖不足恃也其族姓
不足道也終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豈非學者之效也故君
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飭禮檀弓伯魚之母死期而
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
伯魚聞之遂除之聖門通者魯哀公八年以幣聘鯉爲卿鯉
固辭不受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時孔子年六十九葬在孔
子墓東本草圖經鯉脊中鯉一道每鱗上皆有小黑點從頭
數至尾無大小皆三十六鱗爾雅翼鯉孟春之月應陽而動
上負冰埤雅鯉魚赤今人以盤水養之雖困鱗不反白蓋健

魚也〔養魚經〕鯉不相食陶隱居曰鯉能神變乃至飛越江湖

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

時已致仕尙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

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

〔禮檀弓〕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按馬在車中爲服在車外爲驂詩云兩服上襄兩驂雁行是也穀梁傳隱元年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賻傳乘馬曰賻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隱三年武氏子求賻歸生者曰賻賻歸死者曰賻

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棹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

不可以徒行

〔禮王制〕君子者老不徒行

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

〔禮王制〕命

服命車不弼于市

且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

直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

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喪去聲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己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從去聲

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夫音扶爲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

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

禮檀弓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

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

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子曰同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

死

焉於虔反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

易繫辭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

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聞聞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聞

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

死於衛孔慄之難

左傳哀公十五年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慄孔氏之豎
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太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太
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
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圖昏二人蒙
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
與狼從之迫孔慄於厠強盟之遂劫以登臺召獲駕乘車行
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弗及不踐
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
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
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慄雖殺
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
懼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不免
冠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桀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慄
立莊公十五年衛侯飲孔慄酒重酬以遣之孔慄奔宋

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

按班固前漢書敘傳幽通賦云溺招路以從已兮謂孔氏猶
未可安惛惛而不施兮卒隕身乎世禍游聖門而靡救兮顧
覆醢其何補固行行其必凶兮免盜亂爲賴道師古註論語
稱閔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子樂曰若由也不得

其死然洪氏殆引此語但漢書下當加一註字今直云漢書引此句者豈傳寫之誤乎宋余靖後漢書序漢明帝詔班固陳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紀及功臣列傳後有劉珍李充雜作紀傳又命伏無忌黃景作諸王王子恩澤侯并單于西羌地理志又邊韶崔實朱穆曹壽作皇后外戚傳百官長及順帝功臣傳成一百一十四篇號曰漢紀嘉平中馬日磾蔡邕楊劇盧植續爲東觀漢記吳武陵太守謝承作漢書一百三十卷晉散騎常侍薛瑩作後漢記一百卷泰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取衆說首光武至孝獻作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嶠刪定東觀記爲後漢書九十七篇祠部郎謝沈作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秘書監袁山松作一百卷至宋宣城太守范曄益集諸家作後漢書

或云上文樂字卽曰字之誤

魯人爲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通考春秋於長府不書必閔子諷諫之力

爲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

宋史列傳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再調知鄆縣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之入爲度支判官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果于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于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奏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熙寧二年拜叅知政事下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令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舊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由是賦斂愈重而天下騷然矣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又作字說多穿鑿附會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同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詘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夫音扶中去聲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世本庖犧氏作瑟瑟潔也使人精潔於心淳一于行也百虎通瑟高也閉也所以懲忿窒慾正人之德也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其常者十九絃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三十二絃山海經帝俊子晏龍始爲之風俗通義世本宓義作八尺一寸四十五絃漢書黃帝命素女鼓瑟帝悲不止乃破五十絃爲二十五絃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

家語辨樂解子路鼓瑟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入于南不歸于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厲之動不在于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于心溫和之動不存于體夫然者乃